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經書類
り二函
九三架
五一號
四冊

い
4
6

十三 共四本

經 四拾九

WA 6
77
3

論語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凡卅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也 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之也 請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肅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上也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奚其正名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也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
德何用學稼教民辛
負者以器曰襁也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專猶獨也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令教令也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苞氏
如

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
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子謂衛公子荊善居
室王肅曰荊衛大夫蘧瑗史鰌並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
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
曰庶矣哉言衛民衆多也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
勝殘去殺矣王肅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
誠哉是言也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改馬融曰改者有所政更匡正也子曰其事也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安國曰事不可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

違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問政鄭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黨有直躬者孔安國曰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同而盜曰攘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 苞氏曰雖之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 孔安國曰有恥有所
不爲也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
爲次矣 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
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

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斗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筭數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苞氏曰中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善夫苞氏曰善言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子貢問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也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也
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
故易事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
人也器也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
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

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范氏曰即戎就兵可以攻戰也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九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

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馬融曰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苞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

邦無道危行言遜

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不可以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安國曰言南宮敬叔魯大夫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

孔安國曰

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造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子曰為命卑諶草創之孔安國曰

畢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

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問管仲曰人也

猶詩言所謂伊人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

子

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也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
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
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
煩故不可為也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
之智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馬
融曰君使民慢亂將作兵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
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
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白自立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安國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孔安國曰行如是可謚為文也子曰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
當亡乎也子曰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
難也馬融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也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
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公將告君故先齋必沐浴也
曰告夫二三子孔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二三子者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末為下也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孔安國曰為已履而行之無為人徒能言之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人坐而問焉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陳群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己無能也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子曰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
者與無乃為佞乎（苞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孔
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苞氏曰疾
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或曰以德
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
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尤人也）下
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
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也）公

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避地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孔安國曰色巔舉也其次避言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苞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

接輿也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闇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苞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可為而強為之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輿輿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苞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末知己志所以為果也未無也無以難者以其不能解已道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馬融曰已已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孔安國曰冢宰天官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之也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人孔安國曰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病猶難也原壤夷俟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為賊害也以杖叩其脛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闕黨童子將命矣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之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踞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苞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九卅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万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末立則不可教又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末事也

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去衛
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
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之食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
窮時但不如小人子曰賜也汝以
窮濫溢為非也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安
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孔安國曰問
今不然邪也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
天下殊塗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
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子
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吾子固
窮而子路慍見
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万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

苞氏曰衡扼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扼也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曰直哉史魚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鰌也邦有道如矢孔安國曰有道無道如矢不曲也邦無道如矢孔安國曰有道無道如矢直行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改柔

順不忤於人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之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也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万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馬融曰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

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

亦無如之何也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玄曰小慧謂小小才知也難矣哉言終無成也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苞氏曰矜莊也群而不黨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之也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必以人廢言舉人也子貢問曰有一

別本有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人言二字十二字

（別本有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十字）

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
其有所試矣 菴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
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菴氏曰古之史
於書字有疑則闕
之以待知者也 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則亡矣夫 菴氏曰有馬不能
調良則借人使習
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
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 孔安
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
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子曰衆惡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勸人學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苞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

蒞之則民不敬（苞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上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也而可小知也（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安國曰貞正

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辭達而已矣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

師冕見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也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
宓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
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也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
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
為東蒙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
之中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孔安國曰
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安國曰歸各於季
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事度
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苞氏曰言輔相人者
當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馬融曰柙檻也櫝櫝也
非典守者之過邪也冉有曰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
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為
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安國曰
疾如汝之言也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
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安國曰

國者諸侯家者卿大夫也不患立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竜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安國曰干猶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

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矢政死於乾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也政逮大夫四世矣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也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馬融曰便巧辟人所忌以求容媚也友善柔馬融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玄曰便辨謂佞而辨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

樂佚遊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孔安國曰宴樂沉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安國曰得貪得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

也

畏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概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不可也

小知故侮之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斯謂與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者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鯉

退而學禮聞斯二矣陳亢退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
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孔安國曰小君君夫

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
當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
言其禮也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注一千九百七十字

V 4 6
WA 6 77 3